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江枫和蒲隆翻译版本比较*

彭焱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1)

【摘要】艾米莉·狄金森是与沃尔特·惠特曼齐名的美国著名女诗人。本文选取了狄金森的两首经典诗歌“暴风雨夜”和“篱笆那边”,从标点符号、语法、韵式、修辞手法、遣词与诗歌风格等方面比较了狄金森诗歌的两个汉译本:江枫译本和蒲隆译本。文章指出了两个版本各自的特点,即:江枫译本简约、内敛而稍显生硬、机械;而蒲隆译本流畅,但略失之于简约。

【关键词】艾米莉·狄金森;江枫;蒲隆;诗歌翻译;比较

【中图分类号】I046;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2-0049-03

一、狄金森与狄金森研究现状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女诗人,与惠特曼一起被视为美国现代诗歌的开创者,有人甚至将她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事实上,狄金森生前默默无闻,鲜有作品发表,正如她的一首诗所表说“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在她离世后,她的妹妹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大量整理成扎的诗歌并决定为其出版,在接下来的30多年内,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这位神秘女诗人的多达1775首诗歌和大量的书信。狄金森的诗歌数量可观,独具异彩,有写恋爱的幸福,也写失爱的痛苦;还有歌颂自然,描写死亡,谈论永恒,质疑上帝。从1890年狄金森诗集第一辑的出版算起,狄金森研究已经跨越两个世纪,历时一百多年,国内外学者与读者对狄金森诗歌及其本人的兴趣长盛不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国外的狄金森研究在批评方法上日趋多元化,越来越多的批评方法和审美理论进入了狄金森研究领域,狄金森研究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时期。但与国外欣欣向荣的狄学研究相比,国内的狄金森研究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具有明显的重复性和研究不够系统等问题。由于语言的限制,国内大多数学者对狄金森都基于对狄金森汉译本的理解,因此,汉译本对中国学者狄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尝试比较两位翻译大家江枫和蒲隆对狄金森诗歌的翻译,并归纳出两位学者各自的翻译风格与优缺点。

二、两个译本的比较

江枫和蒲隆的译本风格迥异,但都影响广泛。江枫是最先将狄金森诗歌译为汉语的翻译家,“江

先生的译文体现了他一向倡导的译诗原则,在形式和选词表述上都尽量与原文契合,所以也具有简约的特点”^[1]。狄金森诗歌通常短小奇特,言简意赅,江枫的译文也颇具简约风格,让人一看便知是狄金森的诗歌;蒲隆曾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学者在哈佛大学从事狄金森的研究与翻译,对狄金森诗歌理解深刻,译文流畅。试以下面这首诗为例证:

Wild Nights — Wild Nights!^{[2]p66}

Were I with thee

Wild Nights should be

Our luxury!

Futile — the Winds —

To a Heart in port —

Done with the Compass —

Done with the Chart!

Rowing in Eden —

Ah, the Sea!

Might I but moor — Tonight —

In Thee!

江枫译本^{[3]p69}:

暴风雨夜,暴风雨夜!

我若和你同在一起,

暴风雨夜就是风狂雨骤

豪奢的喜悦!

风,无能为力 —

心,已在港内 —

罗盘,不必,

海图,不必!

收稿日期:2014-03-20

*基金项目:本文依托项目为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资助的“艾米莉·狄金森宗教观与世界观的结合性研究”(项目编号:SCWY13-08)。

作者简介:彭焱(1975-),女,四川南充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泛舟在伊甸园 —
啊,海!
但愿我能,今夜,
泊在你的水域!

蒲隆译本^{[4]p141:}

夜夜风狂雨骤 — 夜夜风狂雨骤!
如果有你在身旁
哪怕夜夜风狂雨骤
都应是我们的温柔富贵之乡!

风狂 — 白费气力 —
因为心儿已经入港 —
罗盘已经入库 —
海图早下放!

泛舟伊甸园 —
啊,一片汪洋!
今夜 — 我只能系统于 —
你的心上!

从上面的译文可以看到两位先生的翻译风格迥异但各具千秋。从字数来看,狄金森原诗只有43个单词,江译本有65字,蒲译本有84字,江枫仍然秉承了他简约内敛的风格,而蒲隆就与狄金森原诗之简约风格匹配度而言,略逊一筹。如“the sea”江枫直接译为一个字“海”,表现出其简约的特点;蒲先生用了四个字“一片汪洋”,稍显冗长,但更诗意荡漾。从标点符号看,原诗有多达8个破折号,破折号的主要功能是在诗中“起到营造整体氛围、创造戏剧冲突、突出重点概念和引发读者思考等作用”^[5],江译本只保留了3个破折号,而蒲译本与原文的破折号数量与位置完全一致,这符合蒲隆“为保持狄金森手稿原貌,本书在语法上尽量不作改动”的主张^{[6]p9},尽量保留了原诗的诗体形式。从韵式来看,原诗第一节的韵式为ABBC,第二节无统一韵式,第三节韵式为ABCB,江译本注重对原文的“信”,因此译文没有统一的韵式,稍显生硬;蒲译本第一节韵式为ABAB,第二节无韵式,第三节韵式为ABCB,虽与原诗不尽相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从遣词上看,江枫的翻译尽量贴近原诗,尽量选用简单的词来表达诗歌本身无限的内涵,与原诗形神皆似,但读者理解起来稍显晦涩;蒲隆注重翻译过程中的重述,常常在译文中加上自己的理解或诠释,如,“夜

夜风狂雨骤”比江译本多出“夜夜”两字,“哪怕夜夜风狂雨骤”多出来的“哪怕”强调了诗人对爱的奋不顾身和义无反顾。“Our luxury”江枫直接译为“豪奢的喜悦”,多少让人感觉难懂,但蒲隆的“我们的温柔富贵之乡”更易为读者所接受。江枫的“但愿我能,今夜,/泊在你的水域!”是典型的直译,需要读者具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理解,而蒲隆的“今夜 — 我只能系统于 — /你的心上!”运用了暗喻的修辞手法,更具有诗歌的神韵,更变现出诗人对爱的浪漫的渴求。

就这首诗而言,江译本在形式与风格上与原诗更接近,简约但略显生硬;而蒲译本行文流畅,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更具有诗歌的神韵,但与原诗的简约之风相差较远。

再看另一首诗“Over the fence”^{[7]p70}:

Over the fence —
Strawberries — grow —
Over the fence —
I could climb — if I tired, I know —
Berries are nice!

But — if I stained my Apron —
God would certainly scold!
Oh, dear — I guess if He were a boy —
He'd — climb — if he could!

江枫译本^{[8]p71:}

篱笆那边 —
有草莓一颗 —
我知道,如果我愿意 —
我可以爬过 —
草莓,真甜!

可是,脏了围裙 —
上帝一定要骂我!
哦,亲爱的,我猜,如果他也是个孩子 —
他也会爬过去,如果,他能爬过!

蒲隆译本^{[9]p83-85:}

篱墙那边 —
草莓 — 生长 —
篱墙那边 —
我能爬过 — 我知道只要小试一场
浆果真甜!

不过 — 要是我把围裙弄脏

上帝一定会痛斥责骂!
 哎呀,我猜假如他是个男孩——
 要是他能——他也会——爬!

原诗只有短短两节九行,简单纯粹如童年,但魅力无穷,能引发读者诸多人生感慨。这首诗歌的翻译同样体现了两位翻译大师独特的风格。江译本的“篱笆那边”分别在2000年和2003年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第3册和第1册,是江枫的狄金森诗歌译文中影响最大的一首,可见得到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广泛认同。“严格说来,狄金森诗中的破折号只是相当于一种停顿符号,并不等同于我们所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破折号”^[1]。江译在本诗中仍然减少了破折号的使用,转而在用简短的逗号来表示停顿,特别是最后一句的“他也会爬过去,如果,他能爬过!”一气呵成,用逗号代替破折号,表现出上帝也经受不了香甜草莓的诱惑,上帝也迫不及待地想爬过篱笆。译文也没有考虑韵式的问题,反而表现出自由诗体的无拘无束与童年的无拘无束。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这首诗的处理中,江枫选词简单却体现出诗人不为人知的生动活泼的一面。如“Strawberries — grow —”被译为“有草莓一颗”,读者读来感觉生动形象,不仅令人垂涎欲滴。“if He were a boy”被译为“如果他也是个孩子”,这个多出来的“也”字让人恍然大悟,原来一向与世隔绝的狄金森也有一颗孩子般的童心,也有淘气与活泼的纯真。

蒲译本人保留了原文的破折号,整首诗的韵式为ABABC, BDEB^[2],体现了对原文的“信”,也更符合人们对诗歌的思维定式。译文中的“草莓——生长——”和“哎呀,我猜假如他是个男孩——”都是对原文直译,但与江译本相比却稍显信达有余,生动不足。“我知道只要小试一场”和“上帝一定会痛斥责骂!”等处的翻译与江译本相比,更是繁琐冗长,流畅有余而简洁不足。

从全诗的翻译来看,江译本并没有照搬照译,甚至有省略之处,但译文风格与原诗神似,生动活泼的形象跃然纸上,让人忍俊不禁。蒲译本是对原文的忠

实再现,译文风格与原诗形似,但译文虽有成人认可的诗歌之韵,却缺少孩童世界的纯真之美。

三、总结与展望

早在1898年,我国清代著名翻译家严复就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影响深远。关于“信”,并非完全斤斤计较词句的对应和顺序,只要不失原意,译文在抓住全文要旨的前提下,对于词句可以有所颠倒增删。关于“达”,严复认为“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3]。只信而不达,译了等于没译;只有做到达,才能做到信。要做到达,译者必须首先认真通读全文,做到融会贯通,然后进行翻译。为了表达原意,可以在词句方面作必要的调整改动。关于“雅”,严复认为:译文要雅,否则没有人看。“雅”是指“古雅”,要采用汉代以前使用的古文。当然不能脱离原文,片面求雅;如果原文不雅,译文怎么能雅?况且,严复主张的是古雅,即用古文进行翻译,这是不可强求的。

江枫和蒲隆两位翻译大家在翻译狄金森诗歌时都尽量忠于原诗,或神似,或形似,是信与达的典范;但同时并不拘泥于原诗约,都有自己的重述与诠释,在“雅”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其中不乏优秀的范例。但遗憾的是两中译本都没有完全达到与原诗形神皆似的效果。江译本选词简单但富有张力,行文简约而内敛,与原诗风格颇似,但由于过于追求简约而稍显生硬和晦涩;蒲译本选词考究,行文流畅,注重诗歌本身的音韵与修辞,但译文略为繁琐冗长,正所谓“江译文得之于简约,失之于生硬,蒲译文则是得之于流畅,失之于简约”^[4],都没有完全达到传神入化的境界。

狄金森给世人留下了大量的优美诗篇,国内狄金森诗歌的译本也不少,但目前译为汉语的只有300来首,很多译本都是名著重译。由于狄金森的诗歌风格与众不同,不受常规语法和诗歌韵律规则的束缚,“不拘一格的表达形式与她桀骜不驯甚至惊世骇俗的思想相得益彰”^[5],要想把这些风格在译诗中完整地再现出来绝非易事。因此,狄金森诗歌的翻译及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还需要翻译工作者和狄金森研究者们不懈的努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原诗的韵式为ABABA, CDED.

②出自 <http://wenwen.soso.com/z/q68149974.html>.

[1]周建新.评艾米莉·狄金森诗歌的五个汉译本[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96.

[2]江枫(译).狄金森抒情诗精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3]江枫(译).狄金森名诗精选[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下转98页)

- [1]冯元蔚. 勒俄特衣[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2000.
- [2]苏克明等. 凉山彝族哲学与社会思想[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 [3]赵国华. 生殖崇拜文化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4]沙马打各, 阿牛木支. 支格阿龙[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8.
- [5]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 [7]张亚军. 浅谈中国原始彩陶纹样中的生殖崇拜动机[J]. 科技信息, 2009.
- [8]张二国. 商周的神形[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
- [9]薛金东. 汉子“日”之禁忌义项议[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1.

Cultural Meaning of "Eagle" "Dragon" in The Zhi Ge A-Long

SUNZI Ga-ga, AYU Ji-po

(Yi language and Culture Institut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Needless to say, from the viewpoint of life science, because of the chromosome, "god" Zhi Ge A-Long can be impossible gestated by "eagle or condor or dragon eagle"; people can not be raised by "dragon". At present, with the Yi heroic epic The Zhi Ge A-Long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or in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of Yi offspring, "dit" in the text has been translated or explainted for "eagle or hawk", which understanding isn't right completely. What do the "eagle" who got PuMonii pregnant and the "dragon" who fostered Zhi Ge A-Long growth symbolize? What cultural meaning does it express to the descend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scienc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Eagle" is the symbol of male root and "dragon" interlinked Chinese cultures is the totem of man in order to make literature better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Zhi Ge A-Long; "Dit (Eagle)"; reproductive culture; moral; psychological warfare

(责任编辑:董应龙)

(上接第51页)

- [4]蒲隆(译).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与书信选集[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10.
- [5]刘晓敏. 艾米丽·迪金森诗歌两个汉译本翻译风格比较[J]. 语文学刊, 2010(10):91.
- [6]蒲隆(译).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与书信选集[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10.
- [7]江枫(译). 狄金森抒情诗精选[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6.
- [8]江枫(译). 狄金森名诗精选[M].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1997.
- [9]蒲隆(译). 艾米莉·狄金森诗歌与书信选集[M].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2010.
- [10]张跃军. 艾米莉·狄金森在中国的译介[J]. 中国翻译, 1998(6):40.

Comparison of Two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Emily Dickinson's Poetry: Jiang Feng's Version and Pu Long's Version

PENG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10051)

Abstract: Emily Dickinson is a well-known female poet as famous as Walt Whitman. This paper aim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Emily Dickinson's poetry: the version by Jiang Feng and the version by Pu Long. The comparison is conducted with two classic poems by Dickinson: Wild Nights and Over the Fence, in terms of punctuation, grammar, rhyme scheme, figure of speech, choice of words and poetry style.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as follows: Jiang's version is concise and implicit, but a little bit rigid and inflexible to some degree; Pu's version is smooth and profound, but not quite brief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Emily Dickinson; Jiang Feng; Pu Long; poetry translation; comparison

(责任编辑:周锦鹤)